从煤球炉到天然气

文 / 程志忠

茄山河

前几天去参观一幢上海老洋房。我不由想起小辰光自家屋里“生煤炉”个事体。放到现在，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勿晓得啥叫“生煤炉”了，但辣辣阿拉小辰光，烧饭、烧菜、烧开水侪离不开“生煤炉”。

记得，阿拉屋里最早用个煤炉是烧煤球嗰。搿种炉子勿好“封”过夜，所以不仅每天侪要“生煤炉”，而且早浪向辰光紧张，爷娘要上班，我和阿弟要上学，“生煤炉”需要花勿少辰光，经常来勿及烧早饭。屋里只好又备了一只火油炉子，专门用来早浪向烧泡饭。火油炉子用起来便当，但是用过以后，房间里一股火油味道，邪气难闻，实在倒胃口。

后来，为了解决居民烧早饭个难题，街道干部牵头办了一家公共灶台，有十几只小灶眼，只要一分洋钿就可以烧一小镬子泡饭。自从有了公共灶台，我每天早浪第一桩事体就是端一小镬子放好开水个泡饭去烧一烧。再端回去，同爷娘一道吃热吹潽烫个泡饭加酱菜，既便当又落胃。当然，缺点也有，过去早浪来不及烧饭，爷娘有辰光就会拨我几角洋钿，叫我出去买点大饼油条回来当早饭。对我来讲，搿就是“改善伙食”。有了公共灶台，早浪向“改善伙食”个次数就少脱交关了。

再后来，煤球炉经过小炉匠炉芯改进，可以“封”过夜了。搿能一来，只要前天夜里，用湿煤灰层“封”牢炉子，早浪捅开搿层煤灰，火头就起来了。勿过，搿对“封炉”个技术要求比较高，有辰光呒没“封”好，早浪发现炉子隐脱了，还是要去用公共灶台。

又过了一段辰光，煤球炉再次升级换代，变成了煤饼炉。煤饼是圆柱形，当中有十二只洞眼。同煤球炉相比，煤饼炉不仅火头炀，而且“封”过夜便当，每天烧好、弄好，炉子上面盖一只新煤饼，下头炉门一关就好了。勿过，万一炉子隐脱了，生炉子也比煤球炉难，要用交关纸头、柴爿才能拿炉子生起来。记得当年，我为了生煤饼炉吃过勿少苦头。幸亏住辣三楼个王家姆妈热心，好几趟侪是伊来帮忙生炉子，屋里才吃得成饭。

讲到煤饼炉，就勿能勿提煤饼。起初，阿拉屋里是买店里做好个煤饼。后来为了省钞票，就到煤饼店买煤灰、租煤饼模子，我搭仔阿弟一道做煤饼。煤饼哪能做？其实也简单，就是煤灰按一定比例加水拌成浆糊，然后倒进模子里面成形。模子分为上模下模，上模有十二根铁杆，下模有十二只洞眼，上模下模合起来，就可以做成煤饼。阿拉屋里每个月需要烧一百多只煤饼，侪是我跟阿弟两个人一只一只用模子敲出来嗰，弄得身浪向面孔浪向侪是煤灰。

有了煤饼炉，解决了勿少问题，但是也带来了新问题。阿拉住个石库门房子里有四家人家，还有一间房子被隔壁工厂占用，四家人家白天烧饭烧菜侪辣客堂间，夜里封好个炉子还摆辣客堂间。阿拉屋里就辣客堂间楼上，白天房间里侪是油烟菜香，夜里侪是煤气味道，大热天更是像辣烧烤。连老几年向街道里弄和工厂上级领导反映情况，终于要回迭间房子充当灶披间，阿拉屋里才算摆脱油烟味道和煤气味道。

我姆妈是小学老师。1983年区教育有关部门根据阿拉“房小人多”个实际情况，分拨阿拉一套新工房，位置离老房子三条横马路，房子勿大，但煤卫独用，有抽水马桶、浴缸和煤气灶，再也用不着天天拎马桶，汏浴又便当，特别是煤气烧起饭菜又快又清爽，老邻居侪眼热得不得了。

我大学毕业以后还进入学堂工作，女朋友谈了好几年就是呒没房子结婚，眼看年龄越来越大，还好单位领导关心，分到天山新村一间房。房子小了眼，煤卫也全嗰。成家后单独“开火仓”，也蛮便当乐惠嗰。迭能过了几年，煤气公司又为阿拉小区改换天然气。迭个天然气邪气灵光，煤气味道一眼也闻勿着，火力比煤气强出好几倍，不但烧饭烧菜辰光缩短，热水器出热水个速度也快交关。

从老早子烟熏火燎个煤球炉，到清爽方便个“煤卫独用”，再到既安全又好用个天然气，迭个也体现出改革开放勿断为阿拉老百姓带来个福利。

上海话里两个『家』

文 / 周曙明

沪语趣谈

沪语中“家”有两种读音，文读音是“jia”，白读音是“ga”，两者用法不同，意思也不同。（文读音是指读书认字时所用读音，白读音是日常生活里广泛使用的读音。）

“家”作名词时，两种读音都有。譬如：读“jia”时，有家庭、家畜、科学家、老人家、小家伙、家父、家变（家有变故）、家翻宅乱（家庭不和），“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”等，读“ga”时有家主婆、家生（用具）、家当、家小（妻、儿）、当家人、老娘家等。

“家”作“量词”时，一般必须读作“ga”。例如：一家头（一个人）、两家头（两个人），一家门、两家门，七十二家房客、上海一家人等等。

有一句沪谚：“一家勿晓得一家事，和尚勿晓得道家事，清官难断家务事。”其中，前三个“家”读作“ga”，第四个“家”读作“jia”。还有一首民谣里唱到：“家（ga）花香来常常有，野花香来勿久长。”

有趣的是，当“家”与“人”组成词语“人家(ga)”个辰光，可以表示“自家”，也可以表示“别人”。例如妹妹对姐姐说：“阿姐啊，侬迭趟带回来个伊只手表，还辣辣哦？人家要个。”姐姐回答：“人家一到屋里就拨侬个，侬自家客气佬勿要。现在拨人家拿去仔末，侬又想要了，叫人家哪能办？”

这段话里妹妹的意思是“阿姐啊，你这次带回来的那只手表还在吗？我想要。”，妹妹话中的“人家”显然不是“别人”，而是她“自家”。姐姐的回答是“（手表）我一到家里就给你的，你自己客气不要。现在已经送给别人了，你又想要了，叫我怎么办？”

“人家”可以指某人，也可以指家庭或家族。如《金瓶梅》第76回中写道：“四个唱的都笑道：‘娘说的是。就是俺里边唱的，接了孤老的朋友，还使不的（得），休说外头人家。’”其中“人家”就是指家族之外的人。

还有一句沪谚：“做人家（ga），做人家，先学做人再做家(jia)”，其中“做人家”是指“勤俭持家的美德”。张家姆妈走到李家阿婆门口，说：“喔唷，东阁婆婆啊，侬搿件衣裳哪能横补竖补，太会得做人家□来！”“嗳，妹妹啊。勿做人家嗰，箱子里新衣裳好几件。辣屋里么旧衣裳穿穿勠紧嗰，侬讲是哦？”“葛么伊个半碗冷粥就勿要再做人家哉，倒脱拉倒。”“伲侪要做人家点，想想老早吃呒没吃，穿呒没穿个辰光，苦恼哦？”

1933年秋，黄炎培先生听说南汇县中心河镇（现属闵行区浦锦街道）新开一所小学，就约几个朋友一起去看，还给学校题写了“学做人”三个字作为校训。时至今日浦江一小仍沿用这一校训。“学做人”三个字教育与激励着当地一代又一代小囡，学会哪能去“做人”，哪能去“做家”。